

桃花下水做的美丽(组诗)

□唐成茂

新富春山居图

潮湿的身子,以蛇的方式
让幸福绕道而行。春天已迫不及待
池塘里的花朵扑扇着翅膀
迎风成人。你梦中的神鸟就在心中
就在最隐秘的地方,被你忽视

青春左右抖动,理想墨迹未干
昨天漫山遍野的大雪抹平人世纷争
春风又被春天从心口的位置
踩出吱呀之声
紫藤草和一些哲理已有默契
不再和人间的事情纠缠
麻雀和杜鹃花的交谈意味深长

门前那口老井,装着《苔丝》
井里没有污泥,百年老井才可能
守身如玉

风雨兼程的梧桐树到黄昏
点点滴滴都是春困
所有村道都为2002年的第一场雪
重新定位。民俗洗了一遍又一遍
白胡子老人戴着斗笠和约定
站在乡村的心里
我那苦水里泡出的乡亲
我那仙风道骨的乡情
才守住了乡村和春光
千年石板路上的质朴

稻谷也有生辰和谱系

稻谷也有生辰和谱系
能和稻谷说话的人
身上流淌着土地的血液

垂垂稻谷把秋天重重地拉下
我怀里的稻谷优雅而妩媚
把情和爱撒了一地

垂垂的稻谷金黄丰满
多情而动人
为秋天贴身编织金黄的憧憬
在稻粒儿的背面,是和风送来的梦想
我从身后抱紧修长的稻子
让这个季节温柔和橙黄
让漫山遍野撒满金银细软和似水柔情

眼前的六角云轻轻飘过
咄咄敲打稻谷金黄的年华
就像多情的稻穗用软软的长辫
痒痒地拂我。布谷鸟多愁善感
慢慢咀嚼丰收的长句
五指过滤的阳光,给稻穗般殷实的
日子镀上金身
稻田把我的乡情亲情爱情连成一片
晒谷场上,我是幸福的雀鸟

偷食羞答答的谷粒,软绵绵的爱情

黄河之水

黄河之水天上来,还要回到天上去
明天从菖蒲的根部
从黄河的肌理中,带来水嫩的黎明
长袍藏鼠的智者,首迎第一滴水
再用一滴水,划开泪流满面的江河

菖蒲在黄河之水顿悟的生活
有些苦涩,只有水上的黎明能够体会
夜的苍白和怀才不遇
茫茫水雾不是谶语
有些浪花爬到哲学的高度
从时间的边缘滚滚而来

智者怀抱春天行走,怀抱水又翻阅水
公孙刺水的长剑,被历史挡在水外
历史被滚滚洪流折断,没留下痕迹
无论有多少逼视的锋芒
都切不开,纷纷扬扬桃花下
水做的美丽
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
一辈子都在水中沉浮

河流挑选曲折的驿站约会未来
一滴耿直的水夭折于包容的天空
仍追求洪流。流水不是流浪
不会像人和草那样落魄
没有远方找不到故乡
人和草都在水的立面上枯萎
只有水的枯荣,让草无行或无声
让人更像人

线装书上的一朵荷花

一朵荷花从周敦颐的《爱莲说》里
探出头来,在线装书上洒下不少碎银
旋即展开押明清韵的油纸伞
石阶上青苔边坐着围绸巾的少女
她在《荷颂》里清丽而优雅地绽放
她如莲的巧步叮叮咚咚
是我故乡的女友婷婷嚶嚶
在我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故乡
她守着一个世纪的约定
等我等瘦了荷塘

这是一幅乡村水墨画
大鸟在连片的荷塘
啄出一个个季节的殷红
民歌开满了荷塘
到处都是绿盖红衣环佩玲玲
故乡雍容华贵幽香袭人
一千年前萧绎的《采莲赋》
净化了一百年前的朱彝尊
一千年前的荷叶边

向岁月不饶的人世告白(组诗节选)

□碧碧

与诗人臧棣的对话录

诗,就是神经敏感的人类
突然发疯或发呆……
一次次从命外到魂内
对自己进行彻底的词语安慰
与精神伤害?

而你说:写诗真正的秘诀
是你必须设法在你的生命潜能中
找到一种力量,把人与语言
激变成你和词语之间的关系
作为心灵之光唯一的出口
诗人要处理的
不仅是我们的语言的关系
而是我们的异想天开
似猝然开裂的闸门
让灵感的洪水,泛滥成灾
大胆置身于我们和语言之间
筑造那种充满戏剧性
纠缠不清冲突跌宕的场景
不论诗人对终极目标的反思
能抵达何处
永远无法改变诗歌

除了是一种生命的仪式
还将注定——
成为悲剧的诞生……

一朵花到一杯咖啡的距离

碧园池塘静止
迎接旭日与夕阳的辗转反侧
莲荷,因光影的直射力度
绽放,旋转如葵
没有谁能改变花的行程

即使一杯下午的苦咖啡
白木屋桌前那些冷峻如冰的诱惑
时钟摆布着音乐
也影响不了莲荷的花开花落
微风仍旧空灵泛波

一朵花离一杯咖啡
是远,还是近
与夏天长短无关
下午茶咖啡奶沫
必须融入枯荷的苦涩
眼与眼之间
开始计算从闭月羞花

镶满了一百年前香妃红的睡裙
我故乡的女友
就是微笑都有香妃味

古石板上旧围墙边想心事的女友
她是一朵镶荷叶边的荷花
如一轮明月年年守着八月十五
她平平静静地守着我的春夏秋冬

杨柳低垂

河岸的新柳一下一下地摆动
绿油油的新词随柳絮一下下地落下
金色云朵下温情的杨柳低垂
不是向天空低头
而是让河水心存感激

杨柳摆动是诗歌在飞扬
一首诗如一把切开蛋糕的温柔小刀
刷刷地划开河水
让一座城市在爱情面前
亮出火红的胸膛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
都需要一把温柔的小刀
割开杨柳岸晓风残月
亮出民歌的品质和高贵
亮出纹理清楚的植物之魂
人生的从容与潇洒

一阵风吹来,柳枝优雅地摆头
我生命中的文字
一颗一颗飘落在河岸
河水里的心事,微波荡漾

女孩用一盆水打湿黄昏

一个女孩用一盆水打湿黄昏
折叠好从水里捞起的季节
沉鱼落雁
纤纤玉手捋一捋水淋淋的刘海
无意间触到别人的感情
有人用钓钩把爱慕挂在河滩上
水边的故事波光粼粼
那波动的黄昏故事会成为千古绝唱

女孩爱在河边洗脸洗花衣
她湿漉漉地走进人家的梦里
多少个早晨和黄昏
多少目光在河滩上
流淌成追忆
多少人看到一条活蹦乱跳的鱼
袅袅娜娜地摆动着青春和妩媚
这是一个黄昏中镀金的动词
是男孩都会把鞋和理想丢在岸边
扑进柳枝绷紧的河面
惊起一滩鸥鹭和一脸盆羞涩

到咀嚼咖啡的时间

吞噬时间的“最怪钟”

眸光转睛之间,谁在叹息
谁在吞噬细胞,吞噬生命?
目眩耳鸣的强烈幻觉

一只牢牢攫住宇宙心脏的蝉
或面目狰狞的蟋蟀
正模拟吞噬光阴的怪兽
盘踞在地球的屋脊

它目空一切,凌驾万物之巅
迈动强壮四肢,碰撞金属的节奏
或走或停,催促滚动着哀鸣
轴承的嘀嗒声

一分一秒,如泣诉说
时空不老的旋律
从始至终,永远都重复为:零
抑或,奇妙的钟摆
摇晃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向岁月不饶的人世告白:
唯有超越时间的爱,不朽!

空房子(组诗节选)

□宇风

她的皮囊是一座空房子
我敲打门楣,喊着她的名字
回答的是我自己的声音
我知道,这是空房的回音

虽然我进去了,她却不在
只是一座空空的房子
她早已离开了她的皮囊
而我还在空房中等待她的回应

猛然回头
看见自己也是一座空房子

两座空房子,在山与山之间
在风烛中摇晃着相对而立
两座空房子
从风雨交加的表述中
不时地发出年久失修的声音

她是自己的画中人

她是无名的画家
闯过生活的苦海
出名了,却掉进人心的深渊
绵绵秋雨是天空写下忧愁的句子
名声,是名字的坟茔

阳光收容的植物开始色彩的交响
她在画笔上筑巢,在色彩的
语言里安放灵魂

请不要责备她,不小心
她将自己走出来的路带进了坟墓
夜空是她的墓碑
闪烁的星星是碑文
偶尔的闪电是几句简洁的悼词

她是高超的画手
将人间画了一生
她画来画去
没画出人物没画出山水
最后只画出一声鸟鸣

她画出的鸟鸣
一直在我记忆的天空中啼叫
那啼叫声
像一个巨大的寂寞在轰鸣

诺言

我给你一句话
你在那句话中走了十万八千里
那是一个虚词,从虚词的时空中
你跋山涉水,攀援而来

此刻,你从群峰之间
踏着晨雾而来
我已在白云之上化作霞光满天
将你包裹成一轮红日的温暖

模特

她的身材是大众的审美
她的身体是画家的眼光
她从大众的审美和画家的眼光中
看见了自己的内核
看见她站在词象上的血液在沸腾

她坐着没动,什么也没做
在美的路上
当人们还在山脚徘徊
她已站在高山抚摸流云
她在安静地用思想做扫帚
默默地打扫着你无法企及的天空

父母的一天

浓雾写意的早晨
父母用一头牛把春天驮上山头
那座青山在一幅画卷中
言说了个辛劳季节的诗意

夕阳下山时,父母扛着丰收
辉煌了几间粮仓
深夜,父母相互紧紧地拥抱
温暖了一个冬天的冰雪